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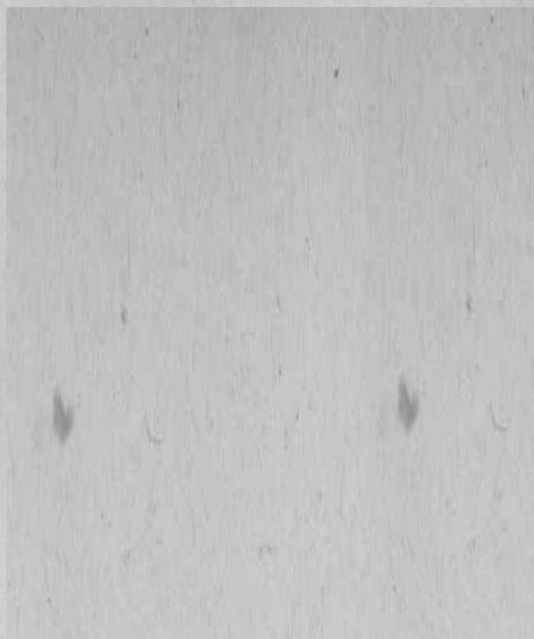
草原上的老摔跤手

烏兰巴干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草原上的老摔跤手

烏兰巴干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957年·武汉

草原上的老摔跤手

烏兰巴干著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8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耗 $\frac{1}{32}$ 开· $1\frac{7}{8}$ 印张·37,000字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7·64

目 录

草原的冬夜.....	1
阿拉坦娜.....	11
仙水流向草原.....	25
草原上的老摔跤手.....	36
呼克塔拉草原上的婚礼.....	46

草原的冬夜

太阳西沉了。草原的上空布满了烏黑的重云，象鉄片似地压在头頂上。西北风刮起草上的积雪，发出一种奇怪的嘯声。散布在草原上的一片白茫茫的羊群，在风雪中咩咩地叫着。

我騎着一匹石玉色的駿馬，跟随着达賽諾尔 苏木达拉成^①，路过这群羊时，苏木达拉成輕輕拉下馬嚼子，扭过头向我閃了一眼，說道：

“这就是吉木森丹巴牧业生产互助組的羊群，吉木森丹巴那老头儿，可真是个开朗的人啊！”

一提起吉木森丹巴的名字，我的記憶里遂即映出了一个人的影子，只是驀然間想不起来他的面孔了。

記得剛解放的时候，我曾来过这个地場，曾在吉木森丹巴的蒙古包里住过，那时他才从阿恩帮^②的統治中解放出来，从家奴的地位变为一个自由人。老头儿的生活虽然貧困，但初尝解放的快乐滋味，再加喝上一点酒，他就有說有笑的了。我想起了老头儿过去的一切，他的形象在我头脑里就明确起来了。我清清楚楚地記得，当我离开他的蒙古包的时候，那老头儿还热心地用一輛快散了架的花轆轤車，套着只瘦骨

① 区长。

② 封建統治者。

嶙嶙的駱駝，把我送到火車站。

苏木达拉成接着告訴我說：“他老人家現在不但有一千多只羊，三百多头牛，二十多匹馬，而且还是牧业生产互助組的組长啦！”

我迫切想要知道他們組里的情况，就聚精会神地听他說下去：

“嘿！那老爷子的儿子媳妇，在前年給他养了个胖孙子，这可把老头儿乐坏了！說多亏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治好儿媳妇的病！……”

我和苏木达拉成嘮得正起勁的时候，远远地看到山岡的側面，出現了一个人。那人騎着匹黑褐色的駿馬，穿着一身白查皮袄，紫色的寬帶子在腰間飄着，头上帶着頂三角帽，他把手中的套馬竿子一揚，就朝我們的方向喊了起来：

“苏木达拉成同志，这晚你到哪儿去呀？”

那人座下的駿馬一揚蹄子，把草原上的雪掀起了一溜白烟，一直朝我們馳来，亲切地握着苏木达拉成的手說道：

“冷啦吧！我們多日不見了，哪陣风把你吹来啦！”

从他黝紫色的面孔上看来，他是个硬朗的老人，寬平的額角上印着深深的皺紋，短小的獅子鼻梁兩旁，一双細长的眼睛眯縫着。經過介紹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他原来就是我們正講着的吉木森丹巴本人。

老头儿热情地望着我，紧紧地靠在我的旁边，他突然象想起了什么，猛地抱住了我的脖子，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說：

“啊呀呀！啊呀呀！我想起来了，原来你是烏兰巴干同志啊！啊！我們多年沒見面啦！”

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。他兴奋地說起这几年来生活的变化，他的声音明朗、直爽、干脆，象銅鐘似的响亮。

原来我們的意图，是要在黑天前赶到苏木政府去住。可是老人一定要我們到他蒙古包住一宿，我們沒答应。最后，老人有些不高兴地说：

“到了咱家的門口，別說是熟人哪，就是生分的人，还喝碗奶茶才走哩！”

但是苏木达拉成还是推托說：“我們回到苏木政府，有要紧事等着办哪！”

老头儿却应声說：“什么事这么急？在我包里暖暖和和住上一宿，明儿一早騎上馬，一抬屁股就到了，啥事办不了啊！”

苏木达拉成被老人問住了，他困窘地看了我一眼，而我也为老人的好客和热情所感动，就不客气地说：“行啊！我們就在老大爷的包里住一宿吧！”

老人听了我的话，可高兴极了。他在馬背上一举手，哈咿地喊了一声，磕鎧揚鞭，飞馳进风雪里去圈羊了。然后我們和老人一起赶着大羊群冲过风雪，朝老人的蒙古包走去。

吉木森丹巴老人的蒙古包，在一个鋪滿了白雪的甸子里。到处是用花毡轆車繞起枳条子編成的哈夏^①，旁边垛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洋草堆，晚归的牛馬群嘈杂地嘶鳴着。

我們走进老头儿的蒙古包时，一只膘壯的黑花狗，在我們面前蹦跳着，热烈的欢迎我們。主人爱撫地輕輕把它推到一旁，讓它給我們閃开路。

① 牲畜圈。

当我们走进这座用新毡子围起来的、舒适的蒙古包里的時候，我立刻觉得这一个家是多么温暖和幸福啊！一盏油灯把这包里照得通亮。包正中挂着幅毛主席画像，两旁是几年来政府奖给他们組和他个人的錦旗和奖状。一个穿着紫紅色长袍的老太婆，鼻梁上搭着一副銀框眼鏡，弯着腰坐在一台手搖縫紉机旁边，給孩子做着一件紅緞子衣服。

一个胖得溜圓的小孩坐在大銅爐边摆弄着玩具，爐上的奶茶开翻了花，包里充滿着奶油的香味。

老太婆一看到我們，連忙站起来，一边取下鼻梁上的銀框眼鏡，一边招呼說：“啊！冷着啦吧，快到里边坐吧！”

我拉着老太婆的手問了个安，然后在一个紅箱子旁边坐下。这时，老头子挽起肥大的袖子，从皮靴里抽出一把短柄的銀刀子。我知道他是要去杀羊，連忙拉住他的手說：“老大爷！你这是干什么，我們喝点茶就好了！”

老头子臉上笑开了花地說道：“你怎么！你認為我还象那年用駱駝車送你那样的穷困嗎？不啦！”

他有点激动地用眼睛恭敬地看了毛主席的画像一眼，又說：“共产党毛主席領我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，現在我們的生活都提高啦！将来到社会主义那嚮，你来了我还杀几只羊招待你哩！”

老头儿的好客和直爽使我再也沒有話說了，而苏木达拉成却站在一旁微笑着，一声也不吱，他了解老头子比我更多，所以他知道这是拦不住的。老头儿向我們做个手势，就提着短刀出去了。

我走到那些耀眼的錦旗和奖状跟前，一个个仔細地看

着，老头子进步得真快啊！这时，苏木达拉成指着一个奖状告诉我說：

“吉木森丹巴不仅是个优秀的劳动模范，互助組組长，而且也是个老英雄啊！”

我連忙看看那奖状，它上面用金黄色的綢子写着：“除奸模范，老英雄吉木森丹巴”。我不禁問道：

“他还是个除奸模范？”

苏木达拉成不慌不忙地递給我一顆烟，然后說道：

“去年夏天政府为了发展牧业生产，在草原上筑了个水閘，把水引进来，解决了数十万头牧畜的飲水問題。可是，河水开閘后的一天晚上，吉木森丹巴老人去旗政府开劳模会。回来路过水閘时，远远地听到有人用斧子砍閘門的声音，他急忙馳近一看，一个坏蛋正举着斧子在破坏它。他跳下馬猛的向那人扑去。那人来不及逃走，就用斧子向老人砍来。老人机警地閃开了身子，便和他扭打了起来。”

苏木达拉成說到这里，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接着說：“他和那个坏蛋拚了一夜，最后，那个坏蛋掙脫了他那强有力的手，跳进河里想泅水逃脫。老人也随着跳进水里，又在河里搏斗了一番，終于把那个坏蛋捉住了，用套馬竿子上的皮套子，勒着他的脖子送到了苏木政府。嘿！那坏家伙原来是从劳改队里逃出来的美蔣特务……”

苏木达拉成正說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老头儿提着剥了皮的肥羊进来了。他陪着我們一边喝着奶茶，一边抱起孩子抽着烟和我們談天。

这时，外面傳来了馬蹄子有节奏的声音，随着，狗咬了

起来，被人喝住了。我正想問老头子是誰来了，未待开口，却被一个年輕的女歌手的歌声吸住了，歌声清彻地傳进了温暖舒适的蒙古包，象一道山泉流进澗里一样。

老头儿把孩子往旁边一擱，笑着說：“同志們，他們回来了！”

我問道：“他們是誰啊？”

“我的儿子和媳妇啊！他們在互助組里放馬，小俩口挺行啊！两个人放一千多匹馬，一匹匹飼养得精壯膘肥的！”

老头儿的夸贊声未落，一个闊肩膀的大汉子走进包里来，他后面跟着一个年輕妇女，她穿着一件紅緞子袍，狐狸皮軟帽上挂着白霜。她那被太阳晒得黧黑的臉上，透着光閃閃的健康的颜色。他們看到家里有客人，就热情地欢呼起来，紧紧地和我們握手，把我的手都握痛了。

老头儿的儿子叫烏恩巴雅尔，儿媳妇叫丹散瑪，小两口子在牧业生产互助組里担任副組长。烏恩巴雅尔去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，丹散瑪也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团员。苏木达拉成小声地俯在我耳朵边介紹了他們：去年春天，草原遭到了大风雪的灾害时，在最緊張、最艰苦的时刻里，他們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救灾工作，在漫天的大风雪里，救出了大批牲畜，使互助組避免了严重的損失，得到了上級的表揚和奖賞。

老太婆已把肉燉好了，蒙古包里洋溢着肉香。老头儿从箱子里取出了几把銀刀子插在肉上，又提来一桶馬奶酒，然后在我們面前放了几只亮晶晶的大銀酒杯。我們就和吉木森丹巴一家人圍着桌子坐下了。老头儿把每只杯子斟得滿滿的。我們大家站了起来，高高地举着酒杯。

老头儿的酒杯，举的最高，它在空中繞了一圈，臉上呈现出无限的幸福，一对閃亮的眼睛望着毛主席的画像，兴奋地說：

“同志們！讓我們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！我家里自从挂上了毛主席的象，就好象是家里升起了一个太阳，把我們的心照得暖烘烘的。毛主席給我們蒙古人民带来了幸福！我們現在家家人畜两旺，我們不知要怎样报答他老人家才好！”

我們都尽情地把酒干了！我想起了老头儿一家在旧社会里当了十几輩子奴隶，就象是一棵被雷劈了的老枳一样，在狂风暴雨中受尽磨折，他不知道忍受了多少苦难的日子，才熬到今天！他怎能不带着感激的心情，來說起毛主席呢！干了几杯酒以后，老头子臉上泛着紅色的光輝，談来談去，毛主席不离口，談着談着，他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就提高着喉嚨唱起来了：

手拿着套馬竿子在草原上放牧，
共产党毛主席哟，
您象升在头頂的太阳，
把我們的家乡照耀得多明亮！

手彈着馬头琴唱起歌子，
共产党毛主席哟！
您的偉大，您的好处，
永远唱不完！

高举起第一个酒杯，
共产党毛主席哟！

讓我們祝福你！

萬壽無疆！

听了老头子热情地歌頌毛主席的歌声，我們的心里，都觉得热呼呼的，大家的眼睛随着他的歌声，都注視在毛主席的画像上。我心里十分激动，手里的杯子顫动着，跟着大家又为毛主席的健康干了杯。随着，我贊賞地对老头儿說：

“老大爷，你唱的这支歌子多好听呀！”

老人和我們碰了一下酒杯，然后对着苏木达拉成眈眈眼睛說道：“他知道的，我沒有編歌子的本事呵！”

我問道：“那是誰編的呢？”

老人爰撫地把眼光射到儿媳妇丹散瑪身上，說道：“去年我参加旗里劳模会之前，想到会上一定会有人要我唱歌子，就請丹散瑪給我編了这首歌子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望着丹散瑪，她看着我們大家都望着她，不覺臉紅了，但她却大方地对我們說：“我編的歌子不假，可是經過苏木达拉成給修改的呀！”

“那么，你給我們从远地来的客人唱一段吧！”苏木达拉成笑着說。

在我們鼓掌和笑声中，丹散瑪放开了歌喉，清彻的歌声飞揚起来了。老头儿和他的儿子，老太婆和苏木达拉成，都和着歌声唱了起来。我虽然不会唱歌，但也不知不覺地輕輕地哼着。丹散瑪怀里的小娃子，也用他肥胖的小手給我們拍着拍子。

响亮的歌声，飞出了蒙古包，在草原的雪夜里蕩漾着。

祖国的北方，内蒙古草原的冬天，时常被西伯利亚的寒潮所袭击。当我们正在欢快地喝酒和歌颂毛主席的时候，大风雪突然在草原上猛烈的吼啸起来，风雪击打着蒙古包，就象是怒涛击打着孤舟一样。这时，老头儿猛地站了起来，扎紧了腰带，闪闪的目光看了儿子一眼，随着他的目光，乌恩巴雅尔和丹散玛也站了起来。老头子象将军对出击的战士下达命令似地说：

“大风雪袭来了，孩子们，我们得把我们的羊群看管好，一头也不让受到损失！”

然后他回过头来对我们说：“同志们！我们失陪了！你们好好地继续唱下去吧！”

说着，他们都穿好了皮衣，紧张地准备着和大风雪搏斗。我和苏木达拉成也站了起来，想和他们一道出去。但老头儿拦住我们说：

“你们不用动，好好喝你们的酒吧！我们和风雪打交道惯了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它！”

老头儿领着儿子和儿媳妇，闖出了蒙古包，被风雪卷入漆黑的草原上去了。我们也不想闖出去，可是老太婆把门闔得严严的，并且坐在门边，象一个卫兵似的，把我和苏木达拉成看的很紧，一面满怀信心地说：

“你们坐那尽管喝酒吃肉啊！不用担心，我那老头儿和孩子们，可都是倔强的汉子啊！哪次风雪也没吓倒过他们。”

这时，大风雪刮得更紧了，蒙古包被猛烈地摇撼着，象就要给刮跑了似的。暴风雪里，不时传来了老人的喊声：

“沉着点……先把瘦弱的羊，扛进帐篷里呀！”

“快点呀！一匹也不要讓它受損失！”

听着老头儿的威严的呼喊声，和互助組員們嘈杂的吆喝声，我們知道他們在暴风雪里是进行了怎样激烈的斗争啊！过了半夜，大风雪稍稍和緩了。老头儿領着儿子和儿媳婦，象經過了一場激烈战斗的勇士，帶着驕傲和胜利的神情，回到了包里。老头儿的身上挂了一层冰，黑胡子上也挂滿冰溜子，皮靴里塞滿了雪，但他一点也不在乎，大大列列地向我們走过来。我忙跑过去紧紧地握着他那只冻得象冰块的大手。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他的手是冰冷的，我仿佛是捧着他那一顆火热的心一样，我是多么爱他啊！

老头儿打掉挂在胡子上的冰溜子，兴奋地说：

“过去，我們还是各管各的时候，一碰上暴风雪，羊群就被殘害不少，現在我們听毛主席的話，組織起来了，人多力量大，暴风雪再也伤害不了我們了。将来，我們一定要在蒙古草原上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牧场，象在苏联电影上所看到的那样！”

老头儿兴奋地说了一些話，就高高地举起了酒杯，豪迈地把它喝干了，然后脫去那被冰雪冻的象盔甲的大衣，用鼻音小声地哼着歌子。

丹散瑪怕我們冷了，往爐里不断地添着牛糞，把蒙古包里烤得暖烘烘的。包外面的风雪是越来越低弱了。

當我們和吉木森丹巴一家人入睡的时候，天已快亮了。我躺在冷气还未消逝的老头儿的身边，我总觉得他身上发散着一股热气，它暖洋洋地流进了我的心里，那热气正是他对毛主席和共产党、对祖国真純的热爱，对草原家乡的热爱。……

阿拉坦娜

我在十年前就認識錫泥河苏木拉喜道布頓的女儿阿拉坦娜。那时候，她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子，手里拿着一条短柄的馬鞭子，总是騎着一匹馬，和爸爸一起，在草原里风里来雨里去的放羊，十天半个月也不回家一次。我和她头一次見面的时候，是在野甸子里。她爸爸認真的向我說：

“我这个姑娘是我的好大的帮手呀！用小子我还不換呢！”

这是夏天，阿拉坦娜的紅团团的小臉，被炎熱的太阳晒脫了一层皮。她听了爸爸这短短的介紹，看了我一眼，有些不自然的垂下了头，可是臉上显出滿意的微笑……

她爸爸是个直性人，好飲酒，要是醉了，就不顧一切地躺在野甸子上睡大觉。这时候只有小阿拉坦娜一个人牧羊。有一次她爸爸喝醉了酒正在睡覺的时候，突然一只狼从远处襲来，冲进了羊群，刹时将羊給咬倒了好几只。小阿拉坦娜来不及叫爸爸，忙騎上了馬，抓起爸爸的套馬竿子，飞驰进羊群里，那只狼一看来了人，抛下羊群逃走了。小阿拉坦娜不放松的追馳而去。当爸爸醒来的时候，小阿拉坦娜已将狼用套馬竿子套住。回来的时候，它已經被勒死了。

那时候，我就知道她是一个热爱劳动、性情勇敢、充滿着智慧的姑娘。

今年六月，我因为去一个辽远的地方采访，顺便又到了錫泥河苏木^①。錫泥河地方和解放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了。那綠茸茸的草原，那銀色的錫泥河，象用銀絲綫綉的銀盘腸花紋一样美丽。翠綠的楊柳，垂着枝头并列在河的两岸。牧羊人的喝彩声与牲畜的咪叫声，連奏在一起，編成了美妙的旋律，在这幸福的天地間旋轉。

我看到这种使人无限兴奋的情景，忽然想起了十年前的小阿拉坦娜姑娘。她的住处我似乎还没有忘記，于是放开了馬，順着河岸走了几里路。河的彼岸一个草原的平坦地方，座落着数十个新的蒙古包。我感到奇怪：从前这里没有这么多的蒙古包呀！我向一个行路的人了解，他說：去年这里已經成立了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，从几戶发展到几十戶了，把爱里^②的名字也改为了烏兰格尔勒^③。

我来到爱里旁下了馬，按家按戶打听阿拉坦娜的蒙古包。我所打听过的許多蒙古包的主人——老人們和儿童們，他們不但不知道阿拉坦娜的蒙古包，而且还說連这样的名字也沒有听說過。我有些失望了。我想：她也許是搬走了，这里都是新来戶，所以不了解。

我牵着馬从爱里中穿过，走过爱里西头的一个蒙古包旁时，見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穿着一身紅緞子衣服，坐在蒙古包門口綉着花荷包。她身边有两个小羊羔跑来跑去的玩耍着。于是我走近了小姑娘問道：

① 区一級政府。

② 屯子。

③ 紅光的意思。

“小妹妹！你知道不，阿拉坦娜的家在哪住？……”

我順口將阿拉坦娜的父親的名字也說出來了。

小姑娘一聽我問的話，忙將綉的花荷包藏在身後，慢慢的站起來，停了一會，才笑了笑說：

“啊！你怎么連我姐姐的小名都知道！”

我高興的說：

“那麼說，這是阿拉坦娜的家了？”

小姑娘用點頭回答了我。

我將馬拴在哈夏^①的門欄上，進了蒙古包才想起來：十年前這小姑娘成天背在媽媽身上，媽媽有時背着她出去撿牛糞，她哭鬧的不行。

小姑娘將花荷包放在一旁，忙給我燒奶茶。我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訪問起阿拉坦娜的情形來了。小姑娘一边笑着，一边比手划腳的說着。

原來，阿拉坦娜在很早以前就改了名字。她第一次組織牧業生產互助組的時候，有很多有落後意識的男人們，對她抱着嘲笑的态度，都這樣說：

“一個姑娘人家，怎能領導這樣大型的牧業生產呀！”

阿拉坦娜的爸爸和媽媽听了這些不三不四的話，三番五次的勸說她：

“我們當老人的，對自己的親骨肉總是抱着無限誠懇的态度來教養；組里的男人們都看不慣女人當組長，我看算了罷，還不如在家閑呆一兩年，然後找個可心的對象……”

① 見3頁注文。